

# 抗戰八年蘇北敵後 (二)

凌錫祉

## 數蘇北英雄人物

蘇北的軍事屬魯蘇戰區，總司令于學忠駐山東，副總司令韓德勤駐蘇北。因此，抗戰初期，蘇北還駐有東北的部隊。在二十八年的元旦，我還記得應邀參加過檢閱霍守義的騎兵旅。那是在淮陰的鄉下，一片森林圍繞着的平原上，完全是黑色的馬羣，馬肥兵壯，士氣如虹。至於，在本省成立的部隊，不管是國軍的番號，或是省防部隊，縣屬團隊，多是利用民間的武器。因為，那時對大後方的交通。不是如何的通暢，而必需經過敵偽地區，所以困難重重。

在蘇北，除了上述的國軍，省縣團隊外，還有就是游擊部隊。因為，在蘇北最高的軍事長官是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，所有國軍及省縣團隊都歸韓副總司令指揮。廿七年秋我由武漢回蘇北時，曾先在泰州耽擱一個短期，當時的縣長是張維明，張縣長是我的老友，見我返回蘇北，表示歡迎，並且為我在縣政府內佈置了一個臥室。

我的鄰室住的是李師廣（明揚），當時的省府委員。我和李師廣見面時就很詫異，他是一位省府委員，為什麼不住在省府所在地——淮陰，而單獨一個人作客泰州？有一天，我逛到隔房與李師廣聊天，看到他還和一位軍人在密談，那位軍人愁眉苦臉，李師廣却頻頻地安慰他，我當即離開。當天晚上，泰州地方人士設宴為我洗塵，座中有李師廣，還有和他密談的那位軍人。經主人介紹，知道那位軍人就是張少華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又到李師廣的房間裏，看見他正埋頭起草一份電稿，我問他何以如此辛勞？他說要為張少華的事發一通電報給韓先生，並詳述其經過。大概，張少華的部隊駐江南武進沿江的地區，最初紀律不甚好，時有擾民情事。韓先生當時主持江蘇的黨政軍，得到報告後要對張的部隊加以整頓。張很怕受到處分，所以找李師廣幫忙掩護。李師廣表面上是一位老好人，以慈祥的笑臉攻勢對付所有求助於他的人，討得的好感做他未來在蘇北軍事上發展的資本。蘇北在許多縣城淪陷後，各地

出了許多英雄人物。有的是本來是一個大隊長、中隊長、或者分隊長之流，在政府撤離後，自己帶了若干弟兄，有點槍械彈藥，因而自立為王。更有一位大膽人物，在地方淪陷後，自己剛由獄中釋放出來，就找到一柄厨刀去用亡命的手法繳了一些槍械，招兵買馬，自稱司令。

這許多各路的英雄好漢，後來都被李師廣收容，他視為根據地的泰州也就形成了一個局面。再用電臺向中央作虛誇的報告，終於取得一個魯蘇皖邊區游擊總指揮的番號，與省府作分庭抗禮的姿態。假設李師廣能將號召的游擊部隊真正的編組訓練，受省府的統一指揮，那對蘇北的軍事將是一件有利的事。要知李師廣這種做法，裏面有他的政治企圖，其最終的目的在問鼎江蘇省政，江蘇當時雖然淪於敵後，但其地位是很重要的，因為逼近京畿，包圍上海。等到總反攻時又能追奔逐北，直指平津。中央當然注意到留在這個區域裏的主管長官忠實可靠的程度。韓先生對中央忠實，處理軍政事務亦極平穩，李雖有取而代

之心，但在中央是不會考慮到此的，李的慾望不能實現，其憤激之情自然會與日俱增，而對韓之對立亦日見顯露。

### 新四軍初入蘇北時

在江都縣的東鄉，第五區，有一個大橋鎮，那是在長江北岸，沿江邊的地區。國軍撤退時遺留了一小部份游兵殘勇，由一個中下級軍官名叫方鈞的率領着，就嘯聚在大橋，自稱司令。漸漸地也為那一區的民衆所熟知，勢力也逐漸的龐大。方鈞的實力僻處江渚，既未與省府發生關係，亦未納入李師廣的系統。當匪新四軍在江南萌亂之象，為我軍監視圍剿時，就向蘇北發展以作退步。第一就接收方鈞的地盤。那時，以江都第五區的大橋，吳家橋、謝家橋三鎮為基地。開始時，僅以此基地為訓練幹部之用，並無主力部隊。但政治工作確做得非常積極。在這時匪新四軍的政治工作團團長朱克靖已進駐泰州。朱克靖在匪黨內資歷極深，為人陰毒手段靈活。他住在泰州的文明旅館別墅，純粹是寓公的姿態，專門支援我方黨政軍高級幹部，對外的表現生活相當腐化，房間裏終日有一桌麻雀，參加者大半是李師廣部下的高級將領。遇到我方人員，他喜歡自我介紹：「我是朱克靖——老異黨。」他當時在泰州的目的，在求對蘇北作深刻的瞭解，分化國民黨政府的力量，用感情拉攏一班雜牌游擊部隊的頭子，最後是為新四軍造成有利的發展環境。共匪利用李師廣反韓的心理以泰州為滲透的基地，李師廣則利用共匪以反韓，亦即利用共匪以打擊政

府。

府。

新四軍初由江北渡江到蘇北，是够狼狽的，最明顯是物質的缺乏。李師廣曾親到大橋區域予以慰問，第一步就派通訊兵為他們駕設通訊設備。新四軍的朱克靖也就來到泰州報聘，雙方打得火熱。新四軍並且可以公開在泰州張貼招考幹部的告白。李師廣所屬的高級幹部除極少數中央軍校出身者較為明白外，大多數對新四軍都無所謂，甚且還有好感。至於如陳才福之流還認為新四軍是微不足道，可以欺負的，真是愚不可及！當時的泰州，真是一片烏煙瘴氣。共匪也就暗設機關，湧入了大批幹部，積極滲透。共匪在泰州公開發行日報，公開辦了一所中學。但是李師廣事為他們做幌子。日報由李師廣題端，中學由李師廣題學校名牌並且做董事長。

當時江蘇省黨部是分區督導制，我所督導的區域包括泰州。那時省黨部的主任委員是馬元放先生。對於泰州這一種惡化發展的趨向，我有責任向省黨政當局陳述，並且直接向中央報告。同時，我對李師廣也有很懇切的檢討。有一次，有一位中共的朋友來找我，問我最好不要注意魯蘇皖邊區總指揮部幹部訓練團的教育長問題，因為，教育長正欲易人。李總部的辦公所主任段木貞（歷任江蘇省黨部委員）和我有多年交誼，並且很接近。這位中共問我：「你看段木貞做教育長好不好？」我就問他：「你何要注意這個問題？好怎樣？不好又怎樣？」他說：「你如其贊成段木貞，團內我可以有辦法促其實現。」我回答他：「研究研究再說罷。」當時，我真想不通，一

個中共的人員為何注意到我們李總部幹訓團的人

事？而且，他還有辦法促其實現？我也去找段木貞研究這個問題，當時得到了幾個結論：一、幹訓團內的幹部及學員已為共匪所滲透，他們團結了一個力量可以左右團內的一切。二、段木貞因為李師廣的態度接近共匪，段木貞也就變成灰色曖昧，所以能為共匪所接受。我再調查李總部的情形，幾乎已為匪作了有計劃地打入。我曾經與韓先生作了一次極詳盡的報告，韓先生當然也很為注視。在一次韓副總部的重要軍事會議後，韓先生曾將這些情勢向李師廣查詢，李師廣會問韓先生：「這些話是聽誰說的？」韓先生當然會將由來告訴他。他說：「我們不妨請龍孫來當面談談。」這一次雖然是很不愉快，但不能不算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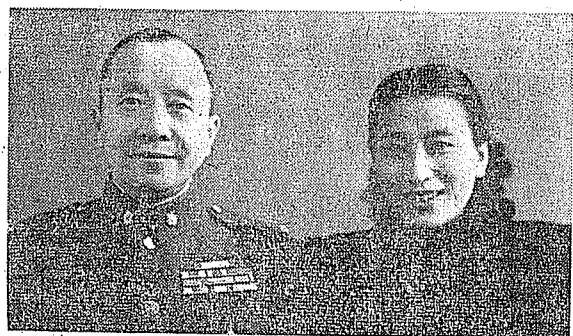
一次重要的談話。我一向處世，是對任何人以及任何事抱着謙讓態度的，可是這次我却不能這樣做。因為，這是一件有關蘇北前途的大事。並且，這不是無關緊要的小是非，而是有關國家的利益，及正義和真理之所在，我不得不找出許多事實和例證向李師廣提出質詢。李師廣是一位有很好奇個性的人，他親自做的事，或者親自說的話，他能很認真地一概否認。他自己對着親筆簽的名可以不承認是他寫的，你看這還有什麼可說！但是，他心裏是明白了；他很快就回到泰州。

### 這種部隊如何打法

泰州城裏昭汪地方一所共匪的機關旋即破獲了，單是重要的文件就搜到四大籬筐，這四大籬筐文件極有研究價值的，尤其內中包括若干

名冊，更為重要。但是李師廣將這批文件拒不公開。當時馬元放、張淵揚諸先生都曾親到泰州與李師廣商量，主張李應將這批文件公開，加以研究，結果是同樣遭到拒絕。一般人的推測所獲名冊中牽涉到李總部一部份高級人員，恐怕為中央知道受到不好的影響，所以一直拒絕到底。因為這批文件的湮滅，使共匪對蘇北的陰謀遲被發現若干時日。

李師廣所屬的一位縱隊司令陳才福，過去是



任動員委員會主任委員，其右之韓夫人亦不辭勞苦領導婦女做捐款徵募物資慰勞部隊的工作。

蘇北地區所成立的蘇魯戰區江蘇省動員委員會，專司動員業務。下設「軍之友社」，專為軍人服務。圖中之韓德勤先生即曾兼任

在上海灘混混的朋友。陳的部隊很講究軍容，雖然那些帶在頭上亮閃閃的鋼盔是用草綠色噴漆在白鐵皮上做成的，外面看來確很神氣。那時這些部隊在所屬的防區內設卡收稅，要做什麼事都可以為所欲為。有一次，匪新四軍在泰州購買了一批軍糧運到江都的東鄉，經過陳部防地時，全部為陳扣留了。儘管匪軍盡力交涉，始終未得要領。因為在私利的關頭，雖李師廣的命令也不能貫徹。這件扣糧案激起了匪軍的憤怒，開始向泰州進軍，發動攻擊，目的在以武力奪回糧食。在這種情勢造成以後，最傷腦筋的是李師廣了。匪軍向泰州發動攻擊時，李師廣的總指揮部參謀作業人員，對防禦的部署也很積極。可是，總指揮部作戰命令在未送達自己部隊之前，匪軍方面已先得到。這種戰如何打法？

那時，我正在興化，當時的江蘇省府所在地，也就是韓副總部所在地。李師廣打電話給我，告訴我泰州當時情況的危急，希望我報告韓先生，並且找我代為要求三事：一、請省府速發彈藥，二、請省府撥發鉅款，三、請省府派增援部隊。我接了電話後，即向韓先生報告，並說明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，請求韓先生速率泰州以援助，促使李師廣知道縱匪的錯誤與後果，將他的心理轉變過來。韓先生當時很以為然。他在作了安排後，當即告訴我：一、副總部已派參謀長郭心冬即往泰州；二、錢和彈藥已由郭帶去；三、已派第三旅旅長張星柄就近率部赴援。我隨即將韓先生的處理在電話中告訴李師廣。我在上面已經說過，李總部自為匪滲透後，這個戰已經無法打

下去；即使打下去，也是必敗無疑。韓先生雖然有心支持泰州，但是那頹局却無法挽回。在匪軍快打到接近泰州的時候，李師廣接受了匪方的條件而屈伏了。匪軍在泰州的政治活動更加大了，匪軍的領袖和李總部所屬的司令們增加了交往。最嚴重的是匪軍和李總部的所屬部隊交換政工，因此李派去的政工變成了匪黨；匪派來的政工亦化了李師廣的游擊部隊。匪軍在解決了泰州問題以後，就作跨越泰州到口岸公路的打算，箭頭指向泰興。

在匪新四軍佔領泰興黃橋以後，蘇北的形勢趨向惡化。中央的軍事情報是够準確與快捷的。當時中央所得到匪軍對蘇北的情報是，匪軍對蘇北的軍事行動分三方面進行，取包圍的形勢：(一)北進的是由陳匪毅所指揮的匪新四軍負責，(二)南進的是由黃匪克誠所指揮的匪八路軍負責，(三)東進的是由羅匪炳輝的野戰軍負責。在接到中央情報的當時，還看不到上述的跡象；後來逐漸的形成了，完全和預先得到的情報一樣。

中央戰地黨政委員會也許是因為當時容共政策的關係，主持人的立場關係，當時派來三個委員到蘇北，協助戰地工作。這三位是黃逸峰、姚爾覺，和季方。戰地政務的工作範圍包括很廣，所以他們到蘇北以後，扛着中央的招牌，可以到任何地區，可以和任何人接觸，可以從事任何工作。最大的問題是這批人所從事的工作，因為扛着中央招牌的關係，很易引起一般民衆的錯覺；根本的原因就是這三位都是參加過匪黨的份子。(未完)